



唱叢書
通俗演



鼓 詞

苦難到頭見光明

魯 竹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苦難到頭見光明

魯 竹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

書號：滬432

苦難到頭見光明 • 鼓詞 •

著者： 魯 竹

出版者： 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新鄉路一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1—4,000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目錄

一	一個故事開了頭.....	一
二	書中有書 戲中有戲.....	三
三	難分難捨 一家哭別.....	八
四	雪上加霜 苦中有苦.....	一四
五	周老伯的故事應驗了.....	二〇
六	周立貴悲憤訴往事.....	三〇
七	受的罪還多呢.....	三九
八	一家子盼到了今天.....	四七

一 一個故事開了頭

農民兄弟喜洋洋，

慶祝土改得田莊，

夜半燈前談往事，

好似地獄到天堂。

幾句打油詩，引起了一段鼓詞。話說蘇北離江邊不遠，有一個莊子，名叫宋家園。這裏住着一個貧農周老伯，一家老小七口租種頑保長宋文炳七八畝地，吃辛受苦，過着日子。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國民黨反動派韓德勤的軍隊住在那一帶，把他大兒子周立富拉去當了兵。老伯本和大兒子在一塊做生活慣的，這二兒子周立貴也是個拿鋤頭長大的，卻不像他哥哥那樣悶着頭幹，一碰上受氣的事，就要咬牙切齒，捲衣撈袖。因此父子兩個下了田，少不了瞪着眼，拌着嘴。又加上年

成不好，私稅又重，反動派的軍隊，師、團、營、連，地方上縣、區、鄉、保，一個跟着一個要東西，幾方面一湊，周老伯一家更是前腳趕不上後腳，家裏稀粥薄湯，省吃儉用，還是付不清反動派的敲詐勒索。時常還要去築礮堡、做圍子，餓着肚子做工還不算，弄得不好，還要吃傢伙。惡霸宋文炳的皮鞭子，不斷使他們父子身上一條血痕加上一條血痕。周老伯對此光景，什麼事情也沒有興頭。有一天他和他老婆、大兒媳婦、二兒子、孫女、孫子，坐下吃晚飯。周老伯端起一碗，見是稀得照見人影子的粥湯，不由一陣心酸，把碗往小桌上一放，就講起一段故事來了。究竟講的什麼，且聽下邊道來呀。

二 書中有書 戲中有戲

周老伯放下粥碗便開聲，
我來說一段故事大家聽，
在從前有着這樣一家子，
老兩口生下九胎皆雙生。
十八個兒子全長大，
家裏生活難得很，
逢到過年更是苦，
要債的簡直跑破門。
老婆開口把男人罵，
你這個老東西太無能，

你還不如一個賊，
做賊還能養活一家人。
老頭子被罵光了火，
右拳敲着左手心，
你說我今沒得用，
難不成做賊我不能。
隨即拿了一把刀，
當晚就溜到財主後屋根，
牆上掏了一個洞，
正要把頭往裏伸，

忽然心裏一陣跳，
怕的進去遇見人，
情急之中出主意，
脫下帽子木頭上頂，
輕輕送到洞裏去，
忽聽有人叫一聲，
大喝一聲大膽賊，
竟敢偷到我家門，
說着圪喳一聲響，
木頭砍斷五六寸。
老頭一嚇回身跑，
一直跑到家欄門，
正要推門往裏走，

又怕後面追來人，
如若被財主知道了，
性命一定保不穩，
何況在家生活苦，
不如外邊去找營生，
心就一橫拔腿跑，
撇下妻兒往外奔。
在外一混二十年，
生活過得很敷剩，
並且置了房和地，
忽然想起妻兒們，
帶了盤川回家轉，
接他們前去過光陰，

等他回到家門口，

不由老頭子吃一驚。

原先的頂頭舍子無蹤影，

變成了堂堂一座大門庭，

八字門牆磨磚起，

黑漆門上古寶釘，

兩個石獅子分左右，

門台倒有好幾層。

老頭子看罷之後心中想，

一定是家中出了大事情，

家破人亡把房地賣，

賣給了財主人家重翻新。

老頭子一陣心酸掉下淚，

欲要到左鄰右舍問分明，

這時候門裏走出男子漢，

老頭一看疑團生，

遠看像他兒子樣，

近看更像是姣生，

但又不敢將他認，

裝着個化緣的上前問一聲，

兩手合掌忙稽首，

請教施主尊姓名。

那人連忙說清楚，

果然是他小姣生，

老頭不便當面說，

討個紙筆寫詩文。

上寫着：

『二十年前叫我儉，

一刀砍斷木人頭，

兒孫自有兒孫福，

不爲兒孫做馬牛。』

那男子接過紙條往裏跑，

連忙讀給母親聽，

他娘一聽眼發黑，

頓時昏倒地埃塵。

十八個兒子慌了手，

扶起他母親問分明。

他娘回道快點請，

請那老者進我門。

弟兄幾個全出去，

請進那位年老人。

一家這樣團圓了，

笑煞一家老少們。

原來孩兒都有用，

個個都有好營生。

有的種田有爲商，

有的讀書做事情。

一個比着一個強，

十年工夫翻了身。

這個故事傳出去，

家家戶戶說紛紛。

這就叫兒孫自有兒孫福，

不爲兒孫做馬牛。

周老伯一口氣將這故事說完，望了老婆一眼，又加上一句說：『孩子們大啦，我們半輩子下土的人，還爲他們往死處苦嗎？』從此老伯做活做累了，總這樣想，唉，自己苦了一世，從沒有過着好日子，現在年紀大了，更加沒指望了。以後就看兒子的福氣吧！『兒孫自有兒孫福』，想到這裏，幹活就提不起勁來。轉過來一想，苦苦過過，不苦就沒法過，一家人要吃飯，祇好還是埋着頭幹。

諸位，我說書的說到這裏，要交代幾句，在反動統治時代，許多種田人幹活提不起勁，都是因爲一年忙到頭，依然是吃不飽穿不暖，那裏還有興頭專爲地主老爺們苦呢，豈僅周老伯一個，這就叫封建剝削制度，使得生產不能提高。在這樣的社會裏，周老伯當然一年不如一年，這叫越窮越苦，越苦越難，周老伯一家的苦日子還在後頭呢！

三 難分難捨 一家哭別

這一年夏天大旱不下雨，
莊稼長得枯焦焦。
海邊蝗蟲又起了翅，
稻子才秀被咬掉。
秋天祇收一把草，
農民家家苦難熬，
稀粥薄湯總喝不上，
吃着草根把命保。
敵僞逼糧又逼款，
抓丁勒索鬧吵吵。

宋文炳趕盡殺絕催命鬼，
從中刮削上腰包。
逼得大家賣田地，
他這樣好地弄的真不少。
流氓變成大地主，
封建勢力格外高。
周老伯雖然想說寬心話，
眼前這關沒法熬。
兒孫自有兒孫福，
這種福佃戶總是難想到。

糧款天天逼得緊，
不把總是不開交。

他心裏日日夜夜來盤算，
打發了立貴外邊借糧草。

自己又到保公所，

去對保長把情討。

好容易討下限期是三天，
拖着腿沒精打采心內焦。

走到門口心悲切，

點點珠淚往下拋。

聽到家裏也是哭，

門裏門外一片哭聲苦嚎啕。

周老伯硬着心腸將門進，

看見媳婦把孫抱。

手裏攙着孫女手，

膀上掛着小布包。

倚着牆根如淚人，

淚水如同雨來澆。

小人看見大人哭，

哭得更聲音高。

孫兒哭倒娘懷裏，

孫女哭得拉着她媽腿子搖。

周老伯睜開淚眼再一看，

老太婆哭的更是不開交。

左手不住拍膝蓋，

右手在地下把泥撈。

鼻涕眼淚連住嘴，

碰頭搥胸把蒼天叫。

欲要安慰三五句，

安心話半句總是想不到。

周老伯以爲婆媳鬥了嘴，

索性坐在門一邊，

窮極無聊把嘴吵。

心裏愁絲有萬條。

且說立富嫂見公公回來，勉強止住淚，剛把一聲『爺』叫出口，嗓子裏像東西塞住一樣，再也說不下去，索性大哭了一陣，才用衣角揩着眼淚，哄着孩子，抽噎着說：『我剛才和奶奶說，我帶……帶着孩子到外邊去找找頭路，不是我……我心狠，餓子，眼看要餓死了，一家子光……願團在一塊，也實在團不住！』

婆婆擤擤鼻涕說：『大娘，你想想看，立富和我們老兩個人，那個待你錯呀！你真……』

周老伯這一聽才知道他媳婦要領着孩子走，長嘆了一聲說道：『唉，現在談這個有什麼用呀，我們沒有錯待媳婦，媳婦待我們也不錯，祇因反動傢伙，逼得

我們一家妻離子散，……唉，你既說出口，我們也不攔你，你們走吧！』說着坐到一邊。婆婆聽了，祇是用拳頭打自己的頭說：『旁的我不怨，我祇怨我那立富命苦！』立富嫂聽了這幾句，不由一陣心軟，又流下淚來了。

立富嫂一陣心酸亂茫茫，
不由得傷心熱淚落千行，

眼淚滴上孩子臉，

孩子臉上淚汪汪。

大人拉住小孩哭，

老兩口子更悲傷，

哭得屋內都昏暗，

哭得眼淚都流光。

立富嫂放下孩子想不走，

再看孩子臉色真難望。

小保眼睛望裏回，
三條筋連在頸項上，

連哭已經沒氣力，

臉色如同草紙黃。

大花瘦得不像人，

頰瘦嘴尖露出牙，

年紀小小彎着腰，

好像久病才離牀。

立富嫂越看心中越悲痛，

捨不得兩個乖乖如此樣，

心一橫還是帶着孩子走，
連忙對她公婆說短長。

不爲孩子我不走，

我不能看着他們把命喪。

婆婆說一定要走你就走，

去找個有錢人家過時光。

我家孫兒祇一個，

小保交把我來養。

他是周家後代根，

他爸回來有個指望。

立富嫂一聽此言渾身顫，

摟着孩子忙喊娘。

我不是爲了家貧想把人嫁，

祇指望領帶孩子去逃荒。

媳婦雖然不懂理，

人窮志氣硬如鋼。

走到天邊心不改，

要等他爸轉還鄉。

周老伯揚手叫聲你們走，

丟下來性命也是不久長。

聽天由命隨他去，

祇望你照應孩子把心當。

將來領他成人大，

也算立富沒白養。

說得一家又落淚，

立富嫂心裏不住拿主張。

遲早不免要一走，
不如就此狠心腸。

帶住孩子往外走，

婆婆在地下滾成塘。

周老伯昏昏沈沈將媳送，

送到莊外大路上。

伸手將小保來接過，

連忙摟緊靠胸膛。

慢慢將小臉來托起，

止不住老淚奪了眶。

單說周老伯硬着心腸，送走大媳和孫子孫女，回到家門口，正舉步進內，抬頭一看，嚇得他魂飛天外。究竟爲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兩腿發軟站不住，

把孩立即給他娘。

又把大花來拉過，

替她整整破衣裳。

一陣鼻酸不忍看，

調轉頭來走進莊。

周老伯沒走兩三步，

大花把老爹喊得慌。

周老伯硬着心腸往前走，

頭不回一直走到屋子旁。